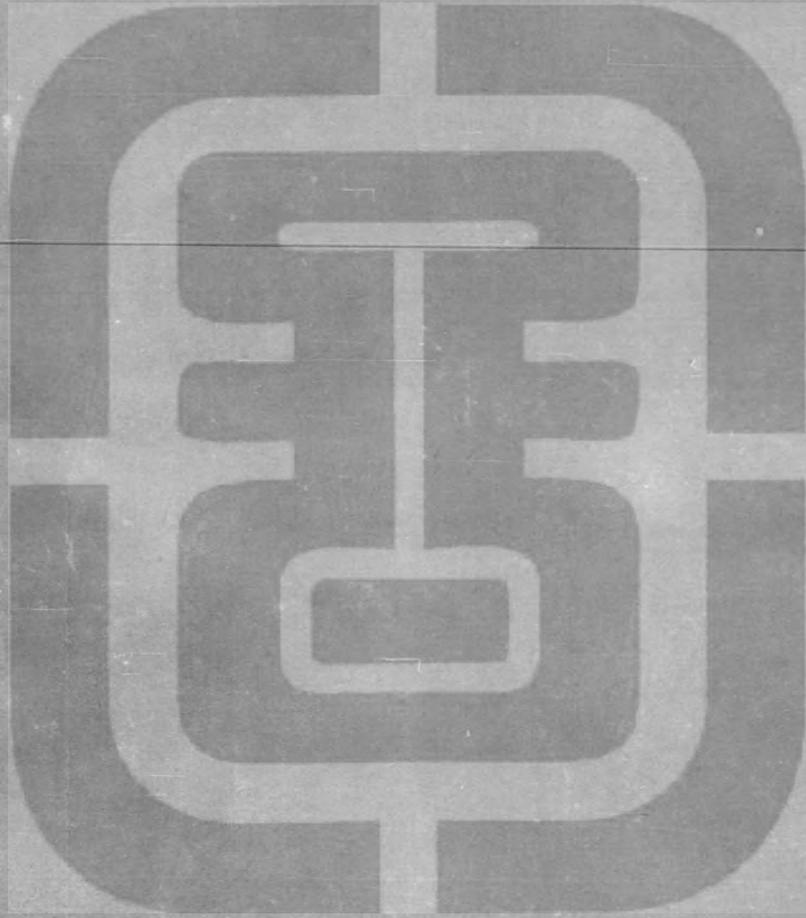


百川學海

第十二冊



宋景文公筆記上

釋俗

近世授觀察使者不帶金魚袋初名臣錢若水拜觀察使佩魚自若人皆疑而問之若水勸於酬辯錄唐故事一番在袖中人問者輒示之

宦者宮人言正月與上諱同音故共易為初月王珪為脩起居注頗熟其聞因上言秦始皇帝名政改正政音月為端月以正政音為正征音今乞廢正征音一字不用遂下兩制議兩制共是其請表去其字曾公亮疑而問予予曰不宜廢且月外尚有射正詩曰不出正兮不止正月矣曾寤密語相府罷之

國朝有肯朶子直衛士之親近者予嘗脩日曆曾究

其義關中人謂腹大者為胠肱上孤下都俗因謂杖頭大者亦為胠肱後訛為骨朶朶從平聲然朶難得音今為軍額固不可改矣

予昔領門下省會天子排正仗吏供洞案者設於前殿兩螭首間案上設燎香爐修注官夾案立予詰吏何名洞吏辭不知予思之通朱漆為案故名曰洞耳丞相公序謂然唐人鄭谷嘗用之

宣獻宋公著鹵簿記至稌槩不能得其始徧問諸儒無知者予後十餘年方得其義云江左有杓槩以首大如杓故云釋一

陶穀本唐彥謙後石晉時避帝諱改曰陶後納唐氏為壻亦可怪

古人寫書盡用黃紙故謂之黃卷顏之推曰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雌黃與紙色類故用之以滅誤今人用白紙而好事者多用雌黃滅誤殊不相類道佛二家寫書猶用黃紙齊民要術有治雌黃法或曰古人何須用黃紙曰藥染之可用辟蟬今臺家詔敕用黃故私家避不敢用

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言尚數百種故謂就為鯽溜凡人不慧者即曰不鯽溜謂團曰突樂謂精曰鯽今謂孔曰窟籠不可勝舉而唐盧仝詩云不鯽溜鈍漢國朝林逋詩云團樂空遶百千回是不曉俚人反語逋雖變突為團亦其謬也

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於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

上今佛寺揭大石鏤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耶吾所未曉

樂石有磬今浮屠持銅鉢亦名磬世人不識樂石而儒者徃徃不曉磬折義故不獨不識磬又不能知鉢擣辛物作齏南方喜之所謂金齏玉膾者古說齏曰曰受辛是曰中受辛物擣之

南方之人謂水皆曰江北方之人謂水皆曰河隨方言之便而淮濟之名不顯司馬遷作河渠書并四瀆言之子虛賦曰下屬江河事已相亂後人宜不能分別言之也

莒公言河陽出王鮪即今黃魚也形如豕口六目俱在腹下每春二月出於石穴逆河而上人乃取之其

腥不可近官以為鮪獻御其味甚美然有毒所謂王鮪岫居者

蜀人謂老為皤音波取皤皤黃髮義後有賊王小皤作亂今國史乃作小波非是

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戲李白作蜀道難因用之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曰喏而司空圖作休休亭記又用之脩書學士劉義叟為予言晉書言咄嗟而辨非是宜言咄喏而辨然咄嗟前世人文章中多用之或自有義

今造屋勢有曲折者謂之庸峻齊魏間以人有儀矩可喜者謂之庸峭蓋庸峻也集韻曰庸奈屋不平也庸奔韻曰庸奈同都切儒者讀書多隨俗呼不從本音或終身不悟者凡讀

廷音皆作廷音故廷中廷爭柄者鬼之廷游神之廷皆作庭假借之假音皆作假音朝請蜡財皆作請靚諫爛脫音皆作脫大守音作守周身之防靛為防廷尉評聲為評中靛與為中興若此甚衆

莒公嘗言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故詩曰度其夕陽又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指山之處耳後人便用夕陽為斜日誤矣予見劉琨詩夕陽忽西流然古人亦誤用久矣夫

余見今人為學不及古人之有根本每亦自愧嘗讀祭式其中有任器字注曰未詳且任器乃檐荷之具雜見子史何云未詳

古今語無雅俗惟世之罕道者似雅如古以大為大

音如舟則言大雅大夫大閱大舉類不及今人言大徒帶之雅古以車音為車唱遮漢以來乃言車居俗

語則曰車唱遮則今語為雅

今公私文書以勅音為敕吏既書畫有體不復能改春秋說以人十四心為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為酉漢書以貨泉為白水真人新論以金昆為銀國志以天上有口為吳晉書以黃頭小人為恭宋書以召力為劬

古無正字多假借以中為仲以說為悅以召為邵以間為閑後人以亂旁為舌揖下無耳鼃鼃從龜奪奮從雀席中從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毀離則配禹壑乃施谿巫混經旁臯分澤外獵化為獾音葛

業左益土靈底著器其何法哉

余友揚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於是書訊刺字皆用古文僚友不之識指爲怪人

余少爲學本無師友家苦貧無書習作詩賦未始有志立名於當世也願計粟米養親紹家閥耳年二十四而以文投故宰相夏公公竒之以爲必取甲科吾亦不知果是歟天聖甲子從鄉貢試禮部故龍圖學士劉公嘆所試辭賦大稱之朝以爲諸生冠吾始盡自淬礪力於學模寫有名士文章諸儒頗稱以爲是年過五十被詔作唐書精思十餘年盡見前世諸著乃悟文章之難也雖悟於心又求之古人始得其崖略因取視五十已前所爲文赧然汗下知未嘗得作

者藩籬而所效皆糟粕芻狗矣一作夫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作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花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爲文之要五經皆不同體孔子沒後百家奮興類不相沿是前人皆得此旨嗚呼吾亦悟之晚矣雖然若天假吾年猶冀老而成云

莒公嘗言王沂公所試有教無類有物混成賦二篇在生平論著絕出有若神助云楊億大年亦云文章立名不必多如王君二賦一生衣之食之不能盡李淑之文自高一代然最愛劉禹錫文章以爲唐稱柳劉劉宜在柳柳州之上淑所論著多似之末年尤

奧澁人讀之至有不能曉者

柳州爲文或取前人陳語用之不及韓吏部卓然不
可於古而一出諸已劉夢得巧於用事故韓柳不加
品目焉

晏相國今世之工爲詩者也末年見編集者乃過萬
篇唐人已來所未有然相國不自貴重其文凡門下
客及官屬解聲韻者悉與酬唱

上即位天聖初元以來搢紳間爲詩者益少惟故丞
相晏公殊錢公惟演翰林劉公筠數人而已至丞相
正公暘參知政事宋公綬翰林學士李公淑文章外
亦作詩而不專也其後石延年蘇舜欽梅堯臣皆自
謂好爲詩不能自名矣

余於爲文似遽瓊瓊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
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幾至於道乎天稟余才纔
及中人中人之流未能名一世然自力於當時則綽
綽矣

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叟喜曰公之
文進矣僕之爲詩亦然

文有屬對平側用事者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以便
快然久之不可施於史傳余修唐書未嘗得唐人一
詔一令可載於傳者唯捨對偶之文近高古乃可著
於篇大抵史近古對偶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
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鼙鼓非所施云

莒公常言宋宣獻公作西太乙宮碑文之極摯者也

晏丞相嘗問曾明仲云劉禹錫詩有瀼西春水穀紋
生生字作何意明仲曰作生育之生丞相曰非也作
生熟之生語乃健建詩曰自生熟不盡於前王

宋景文公筆記上

宋景文公筆記中

考古

莒公言左氏國語越大夫舌庸今春秋傳作后庸而
姓纂舌氏引越大夫為祖

今人多誤以鮑照為昭李商隱有詩云濃烹鮑照葵
又金陵有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字

衛宏漢儀注曰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
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司馬遷死
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文書而已晉灼以宏言
為非是顏師古曰司馬談為太史今耳遷尊之為公
予謂遷與任安書自言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
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若

其位在丞相上安得此言耶百官表不著其官信其非矣

古者大夫字便用疊畫寫之以夫有大音故也莊子李斯嶧山碑如此

古者牛唯服車書曰犖牽車牛易曰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土弼傳易曰牛稼穡之資是不原漢始牛耕之意

今國學行王弼易題曰周易乾傳第一下云王弼注且傳即注解名下當只云王弼乃允

莒公言詩有常棣之華逸詩有唐棣之華世人多誤以常棣爲唐棣於兄弟用之因唐誤常且常棣棣也唐棣移也移開而反合者也此兩物不相親

鄭玄注禮記謂櫛梨之臧者今櫛與梨絕不類恐玄所指非今櫛也

莒公言物理不可必故聖人隨有無言之以教一世必於有則不可常見如彭祖七百歲黃帝升天秦穆趙簡之帝所也若必於無則又忽然而有也如魏明

帝時有火浣布刊去文帝所論是已

易家有蜀才史記有臣瓚顏之推曰范長生自稱蜀才則蜀人也臣瓚者于瓚也

唐玄宗始以隸楷易尚書古文今儒者不識古文自唐開元始予見蘇頌撰朝覲壇頌有乚虞氏字館閣

校讎官輒點乚字側云疑不知乚即稽字

顏之推說唐末文籍亡散故諸儒不知字學江南惟

徐鉉徐錯中朝郭恕先此三人信其博也錯爲說文系傳恕先作汗簡佩觿時蜀有林氏作小說然狹於徐郭太宗朝句中正亦頗留意予頃請刻篆楷二體九經於國學予友高敏之笑之

李陽冰深於篆隸而名作冰音凝故參政王公亮臣但讀陽凝予曰陽凝無義唯陽冰有不治之語

周大臣王朴名朴平豆反而自謂樸案說文朴無樸音俗以朴爲樸耳

後魏北齊時里俗作僞字最多如巧言爲辯文子爲學之比隋有柳詵傳又詵之訛以玃易巧矣予見佛書以言辯字多作詵世人不復辨詰

學者不讀說文余以爲非是古者有六書安得不覺

春秋止戈爲武反正爲乏亥二首六身韓子八么爲公子夏辨三豕度河仲尼登太山見七十二家字皆不同聖賢尚爾何必爲固陋哉

唐呂溫作由鹿賦曰由此鹿以致他鹿故曰由鹿予案說文曰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𪚩音由呂得其意而不知說文有此𪚩字也

鳥本鳥名能獸名爲猴名乙鷲名借鳳爲朋黨字棚音學者多不知不讀說文之過也

漢書李廣傳數奇注切爲所角反故學者皆曰數翳奇孫宣公爽當世大儒亦從曰數朔後予得江南本乃所具反由是復觀顏注乃顏破朔從所具反云世人不知覺

漢書黃霸傳云京兆尹張敞舍鷓鴣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爵議欲以聞顏師古曰此鷓音介字當作鷓此通用耳鷓雀大而青出羗中非武賁所載鷓也今官本介字誤作芬鷓字作鷓鷓亦音芬鷓是鳥聚貌非鳥名也予見徐鍇本亦如此改定

予曾見蕭該漢書音義若干篇時有異議然本書十二篇今無全本顏監集諸家漢書注獨遺此不收疑顏當時不見此書云今略記於後

儒林傳施讎傳云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師古曰姓毛名莫如字少路該案風俗通姓氏篇混屯大昊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爲常山太守又有毛姓云毛伯文王子也見左傳漢有毛樗之爲壽張令案此莫如

姓非毛乃應作屯字音徒本反今人相承呼爲毛忽聞爲屯驚怪者多但毛屯相類容是傳寫誤耳應劭解漢書世人皆用何爲風俗通而不信

趙子傳蔡誼授同郡食我子公師古無註該案風俗通食我韓公子也見戰國策漢有食子公爲博士食音嗣

顏安樂傳疏廣授琅琊莞路師古曰莞亦管字也路爲御史中丞該案艸下完音丸又音官今漢書本却作艸下完風俗通姓氏篇有管莞二姓云莞蘇楚大夫見呂氏春秋漢有莞路爲御史中丞即此是也又有管姓云管夷吾齊桓佐也見論語漢有管號爲西河太守今莞路是艸下完非竹下完及竹下官由來

讀者多惑檢風俗通乃知

瑕丘江公傳丁姓授楚申章昌曼君為博士至長沙
太傅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該案風俗通姓氏
篇云由余秦相也見史記漢有由章至長沙太傅
揚雄傳名曰畔牢愁李奇曰畔離牢聊也與君想離
愁而無聊也該案牢字旁著水晉直作牢韋昭曰泮
騷也鄭氏愁音曹又恐羈鵠之先鳴師古羈音大系
反鵠音桂該案蘇林羈鵠音殄綃 又挾獠狂該曰
獠狂無頭鬼見字林

招搖泰壹顏以張晏注招搖泰壹皆神名該曰如淳
作臯楔臯積柴於頭置牲玉於其上舉而燒之故曰
臯搖

儲胥弩陸該引三蒼因山谷為牛馬圍謂之陸黃圃
云弩陸在上林苑外灑沈菑呀壑瀆該案灑沈菑而
呀壑瀆兮呀或作呵呵叱問四瀆也啾啾蹒蹒入西
園切神光顏曰啾啾蹒蹒驤貌該說啾舊亦作愁
韋昭音裁臯反今書或作口旁秋該引埤倉啾衆聲
也又引楚辭鳴玉鸞之啾啾為据云稽顙樹頷扶服
蛾伏如淳曰叩頭時頂下向則樹向上也該案韋本
作梨顙樹頷梨顙擗地樹頷頷觸地也今作稽顙
傳寫誤耳又玄有首衝錯測攤瑩數文規圖告十一
篇該案衝作衡云八十一家相對之第如輻輳之衡
又案別錄告下有玄問一篇合十二篇今脫一篇疑
今人不見太玄及別錄不知其謬誤為十三卷顏曰

譔與撰同該案字林譔專教也音詮惟禮記音撰尚
有一卷未尋得

予最愛李令伯表曰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
短也此言之要也

古文卯本柳字後借爲辰卯之卯北本別字後借爲
西北之北虞翻笑鄭玄不識古文以卯爲昧訓北曰
北猶別也

古人語自有椎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惟有
杜康劉越石曰何其不夢周又曰夫子悲獲麟西狩
泣孔丘雖有意緒辭亦鈍樸矣又不及沈約云黃憲
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云

古人名黑醫黑肩牛蟲犬子今不以爲雅迎猫爲食

田鼠讀禮者不曰猫音茅而曰猫音避俗也莊子曰
道在屎溺今爲鄙語漢書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乃
騾也如此語麓甚可削去也

宣獻宋公嘗謂左丘明工言人事莊周工言天道二
子之上無有文矣雖聖人復興茂以加云予謂老子
道德篇爲玄言之祖屈宋離騷爲辭賦之祖司馬遷
史記爲紀傳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
不能過規矣

柳子厚正符晉說雖模寫前人體裁然自出新意可
謂文矣劉夢得著天論三篇理雖未極其辭至矣韓
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原道等諸篇皆古人意
思未到可以名家矣

王弼注易直發骨髓不如鄭玄等師承有來也或曰
何以得立爲一家予曰弼棄易象立體專附小象衍
成其文是以諸儒不能訾退之今講易者已讀弼注
訖至小象則更無可敷演矣劉齊善言易說曰六十
四卦本之乾坤及諸卦中皆有乾坤象意孔子叙乾
爲玉爲金坤爲牛爲輿之類本釋他卦所引非徒言
也弼不可云得意忘象得象忘言

老子曰無物之象古語亦有想象韓非子曰人希見
生象得死象圖之又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人所以
意想者皆謂之象然說亦怪矣

司馬相如贊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
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推小已之得失其流及
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此語最佳

太史公曰趙勝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見自振澤纔
爲亂世之士治世則罪人矣

春秋者天下之正法也孔子有王天下之才而不得
位故見其志於春秋是以引天下之譽廢之賢者不
敢私引天下之議貶之姦人不敢亂故漢人以春秋
決獄所以法仲尼也

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
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

賈誼善言治龜錯善言兵董仲舒善推天人司馬遷
叙事相如揚雄文章劉向父子博洽至矣

韓退之稱孟軻醇乎醇者也至荀況揚雄曰大醇而

小疵予以爲未之盡孟之學也雖醇於用緩荀之學也雖疵於用切揚則立言可矣不近於用賈誼善言治健而快過董仲舒一等仲舒優軟不迫切純儒也

莒公言歐陽永叔推重歸去來以爲江左高文丞相以爲知言

或詆漢高祖非張良陳平不能得天下曰不然良平非高祖不能用天智高於良平乃能聽其謀至項羽不知用范增則敗矣高祖之量之謀兼韓信彭越者八九故三分關東地與之而不疑當是時玩信等如股掌上一土丸爾

高祖知呂后與戚夫人有隙方病時去呂后若斷一

巨拇然終不殺者以惠帝不能制陳平周勃蕭何曹參等故委戚氏不顧爲天下計俾后佐之惠帝六年后八年是時天下已定姦人不能搖亂文帝以一乘車自代來即位則高祖料之熟矣

世稱文帝漢盛德主也然在朝之儒賈誼一人而已所任宰相盡高祖時猥將庸人亦不深討禮樂典章於時詩書皆伏而未出然而天下太和兵革不興南越順德諸侯軌道匈奴雖數盜邊亦不敢深入由是言之治天下者在質而已不必尚文故曰質近實文近名文弊則民詐興矣

曹操忌孔融崔琰殺之操之字爲弗裕矣孫權引殺融爲比而斥虞翻誅張溫權之量又下矣待賢少忌

唯劉備為綽綽云

荀彧之於曹操本許以天下及議者欲加九錫或未之許非不之許欲出諸己耳操不悟遽殺之然則天奪其爽以誅彧寧不信乎

孫權用吳諸葛亮用蜀終不能得中國一尋一常地卒之并吳蜀者晉也

能以身為國興亡者蜀諸葛晉謝安秦王猛是也霍光學伊尹才不周用故宣帝立王莽學周公姦足以自文故平帝篡

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整而靜也顏之推愛之楊柳依依雨雪霏霏寫物態慰人情也謝玄愛之遠猷辰告謝安以為佳語

左太冲詩曰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使飄飄有世表意不減嵇康目送飛鴻語

柳子厚云嘻笑之怒甚於裂眦長歌之音過於慟哭劉夢得云駭機一發浮謗如川信文之險語韓退之云婦順夫旨子嚴父詔又云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又云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得休此等皆新語也

莊周曰送君者皆自涯而反君自茲遠每讀至此令人蕭寥有遺世之意

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釋曰古者祭天於郊以其蕩蕩然蒼蒼然無

乎不覆無乎不見故以至敬事之郊也者不屋者也
達自然之氣也掃地而祭器尚陶匏不敢以人之所
愛奉之尊之也遠而敬之也人莫不本乎祖祖一而
已尊無二上故曰率義而上至於祖祖尊而不親是
所以配天也周推后稷配天盡矣至矣不可以加矣
周公之攝政仁乎其父欲配之郊則抗乎祖欲遂無
配則已有仁父之心不能見之天下不見之天下非
仁也於是乎名天以上帝而配之上帝也者近人理
者也人於萬物乃一物假今天若有知然宰制生育
未必圓顛方趾耳鼻食息如人者也今名之帝以人
事天引天以自近親之也人之親者莫若父故以文
王配上帝不可以郊故內之明堂明堂王者最尊也

也仁乎其父故親于天天有帝名則祭之明堂親與
敬兼之矣孔子所以美周公能以是心達於天下而
不失乎至禮禮者緣人情者也或曰經前曰天後曰
上帝柰何曰天上帝一耳不通言則若兩物然故郊
曰昊天明堂曰昊天上帝天人之分明也明祖不可
以在明堂文王不可以配郊矣

夔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敢問
何謂也對曰以爲虞氏之德上奉天下法地中得人
萬物字茂寒而寒暑而暑殺之不暴貸之不公挈天
下納於仁壽若奠器在壚以其成功次之歌詩轟然
寫金石入匏竹無所加其德可矣鳳未始來也獸未
始感也且樂作之朝作之廟作之郊乎朝有宮室之

嚴廟有垣墉之護郊有營衛之禁則獸何自而至焉
自山林來則必凌突淮河戢戢林林躩踞躑躅然連
頓足掉首騰踏盤完何其怪也群瞽在廷百工鴈行
而獸參其間吾以為怪而不祥曰然則孔子何為不
刪而著之曰樂主成功不得不盛推吾誼侈吾言以
肆之有如祖考來格又將見顓頊堯瞽叟闖然於堂
上耶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尊賢而賤不肖
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曰中
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
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讎之賢者怨不肖
者讎中行氏欲不亡得乎孔子可謂知言矣昔者郭

公如是而國為墟中行氏既知之矣而不能改又及
於滅

蜀關羽善待卒伍而驕士大夫張飛愛重君子而不
恤小人二者特所偏耳身皆死於人手是不可忽也
燕小國也其地於天下若鬻之著面然而昭王賢王
也得郭隗尊事之故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
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於莒鼠伏而不敢
出悉返燕地計其衆不與齊醜然而能申意至此者
由得士也故曰無常安之家無常治之民得賢則安
昌失賢則危亡自古迄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鑒所以
照景前事所以知今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
務矯蹟於其所以安昌未有以異夫却走而求及前

人也

余謂佛西方之達人也其言汪洋漫誕貫生死鬼神無有濱涯合萬物之妄以爲一真真立而妄隨又去真陪妄以無脩無證爲極若曰無脩乃脩也無證乃證也雖脩而未嘗脩雖證而未嘗證故舉天下衆生皆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者如是無量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又曰如來說即非衆生是名衆生于以脫滯縛泯有無自放於太空無垠之所雖然法待言而立不得無言迷待法而悟不得無法故惟釋迦文殊劉言之癡刮法之痕矣自文殊而下已自執所見所見差駁纖垢淫夷故維摩詰以一嘿對之乃皆悟入佛與中國老聃莊周列禦寇之言相出入大抵至於道

者無今古華戎若符蔡然

堯之四凶今之姦臣能之周之十亂今之賢臣能之古與今交相勝耳

堯舜之世比屋可封非盡可封也可封之人多也桀紂之世比屋可誅非盡可誅也可誅之人多也成康刑措四十年不用非也以爲二王能用法不濫殺可矣

春秋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見中國之尊且見略於外也

蜀人謂施師爲長年三老杜甫用之詩人不以事害意古者用事簡而當亦不以字害句故音韻清濁隨宜改易劉在薪中入張韻留宴汾陰西入先韻直取

宋景文公筆記下

雜說

君得其健強陰戢戰臣執其旨百度乃凝欲正四方先定中央中央君也

天不待規而圓地不待矩而方天尊地卑其道有常君天道也臣地道也

天用其圓地用其方圓道主於生方道主於成天君德也地臣職也君操無爲以臨臣之有爲萬物自歸上逸於制下勞於事百度乃治無爲者非謂塞吾耳不聽也蔽吾目不視也悶吾言不出也謂審於有爲之內不爲於有爲之外也何謂內曰官不職責之相士不練責之將財匱責司農獄不正責廷尉是爲內

何謂外曰歲有常賦而又賦焉是曰賸人有常役而又役焉是曰橫力不勝加如負則跌材已窮加如任則敗是爲外振其領群毛整提其綱萬目張綱歟領歟君所執歟

君有常道臣有定守賞當功罰當罪與之惟我德奪之惟我懼君道也奉法循令竭己力以獻功於上臣道也故臣有所憎能以得君之罰以去之是謂作威有所愛能以得君之賞以貴之是謂作福法雖明意得輕重之謂之玩法令可遵情得出入之謂之侮令君喪道臣失守故曰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能無卜而知吉凶乎曰以甚治攻甚亂濟所以安除其患能無祭而福乎曰不奪民時而順物宜能無膠漆而合乎曰不以遠近內外與之同欲一推吾心納兆人之腹能不賞而使人勸乎曰先賞有功能無罰而使人畏乎曰先罰有罪弛惡不戮姦笑於腹當封吝寵勞臣諱勇奴耕于原婢執其爨丈人以安

植表挺挺下無曲影善聲之唱應無醜響

不可得者上不以求不可止者上不以禁不可行者上不以令故曰求愈多得愈寡禁愈急止愈少令愈繁行愈慢上求而不得謂之失威求不可得而得謂之暴禁而不止謂之慢禁不可止而止謂之虐令而不行謂之凌上令不可行而行謂之亂故聖人慎舉錯去三不可則善矣

賤而不可不因者衆也剛而不可不用者兵也慘而

不可不行者法也小而不可不防者盜也勞而不可
不勸者農也穴作恐當而不可不嗇者財也曰因衆柰
何曰人之情莫不惡勞而我逸之莫不欲富而我與
之莫不憚危而我安之莫不畏死而我生之民已逸
則可與共勞已富則可與共乏已安則可與同憂已
生則可與濟難夫民國之基也五仞之牆所以不毀
基厚也所以毀基薄也故曰一字無百足不僵則附者
衆流水不窮則來者遠民之瘠無肥國下之悅有豫
一作君君

然則食無心於生死在人之適過法無必於治亂在
君之順逆

古之人淳今之人詐柰何不然人無淳詐在治亂而
已今日之治三皇是也唐五代之亡桀紂是也難曰
古巢居今宮室古茹毛今饗熟柰何曰是直事有工
拙耳創始者難踵成者易功百物皆是夫何足疑云
東南天地之奧藏寬柔而卑西北天地之勁方雄尊
而嚴故帝王之興常在西北乾道也東南坤道也東
南柰何曰其土薄而水淺其生物滋其財富其爲人
剽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士懦弱而少剛桀之則服西
北柰何曰其土高而水寒其生物寡其財確其爲人
毅而近愚食淡而勤生士沉厚而少慧屈之不撓

小人之情易見也其錚錚似辨其悻悻似直攻人之私似公觸大臣撼大事似強多所建請似才數讓小官辭小祿似高陰引其朋似薦賢攻其朋之細過似不黨故君人者權以真偽則錚錚者敗討其忠邪則悻悻者露語人之私隱而無驗則公者詐察大臣之可仗而不宜退則強者譎聽而不可施行則才非是權以要官厚祿覩然而謝則高者猥所憎者去所同者進則非賢時時取黨人之細過暴揚于外如甘辛相反而和水火不同性而濟上疑主心下欺輿人而君子已見其肺肝然施施自以爲莫我得也

夫生民晨作夜寢早起晡食寒絮暑絺常忽而不爲之節何哉然則攝生不可不知也冬許晚絮春許徐褫早許飽夕許慊行立坐偃皆不得久此甚易行母以吾胃熟生物暖冷物勿以吾氣贊喜怒且憂樂喜怒人所未嘗無也多憂傷神多思傷志過樂喪守喜極氣散怒極氣惱而不下若使吾心爲郵候憂樂喜怒至而不久舍毋令少宿則善矣若有留彼其以我爲囊橐矣一作

掩其耳而聽藐藐由洪洪然掩其目而視了了由眊眊然惡來掩紂之耳武王翽師於孟津之濱宰詔掩夫差之目勾踐噤笑於會稽之隙一作歌者不曼其聲則少和舞者不長其袂則寡態左顧者不能右眄勢不兼也櫛之於髮不去亂不能治髻法之於人不誅有罪不

能完善人此謂損之而益

古語曰斛滿人概之人滿神概之聖人其善概歟大奢概以中溢欲概以道寢慢概以威由是治身由是化人

樹果得實樹棘得刺樹德得和樹威得怨嗚呼為國者審所樹而已

鷓鴣鳴春蟋蟀吟夏蝸螭喝秋螿子戰陰非有命之者氣自動耳

鑑向日而火至方諸向月而水至物有自然而感者無遠近之間

佞色不能悅堯目忠言不能入桀耳色非不美堯識之言非不至桀厭之

愚不可詐者民也賤不可勝者衆也撫之為吾之力善之為吾之賊

重兵在邊京師乃單拂軀以尾尾不可大掉之不能反為軀害臂大於指屈伸可使指大不使其臂乃廢

剛四肢者骨也剛大廈者棟也剛天下者兵也莫仁於雨露而靡草夏枯莫嚴於霜雪而松柏冬青

作法者君守法者臣役法者民臣弄其法主威且劫政在大臣人走私門私門可炙君戶將聞

父慈於箠家有敗子將礪於鈇士乃忘軀珠丸之珍雀不祈彈也金鼎之貴魚不求烹也

蘭金在途無不撿也吐珠在澤無不拾也梟不憑夜弗能自怪政必先鑄姦人投詐

父否母然子無適從政產二門下乃告勤
君與臣不同而昌君與臣同而亡

謀不厭衆決之在一決不能專朝有爭言
金鼓旣震卒騰於陣爵賜已明士勇于廷
重輕不同衡獻其公曲直相欺繩黜其私
造父亡轡馬顛於跬庸人厲策馬爲盡力
去山弗棲虎喪其威瓜牙弗具失所爲虎
知賢不進朝有利印知不肖不退挈明入昧

我與之生故能爲吾死我與之樂故能爲吾憂

矧于場者雞至嗟于牢者豕集惠於國者天下來

足食足衣禮往從之近寒與饑耻則去之

傷賈亂屢麻農敗田讒夫撓邦害馬汙群

忠與邪並黨衆者勝主乃失柄

不大其幹而衆其枝幹乃速披

言等出於口在賢者爲正在不肖爲佞

櫛所以去亂髮浴所以濯膚垢

工圃者飽於茹善邦者羨於食

規外求圓無圓矣法外索平無平矣

真贗不同物治亂不同日

救亂之世不語儒求治之世不語戰

水淵則回道衍則聖

聖賢授受功不贊漏

拙製傷錦迂政損國

任賢而二五堯不治

含糊不斷上產其亂

謀道作舍三年弗架

鼎大魚小糜於數攬

入林失斧不能得楚

主不謹戶盜者夜舞

樹枝太繁必搖其根

苦口之藥疾者甘之拂耳之言明君愛之

我憎之能得罰於君我愛之能得賞於君政在於臣

黨與成群君則孤而無民

種禾不耰而對其秋與食為仇

兩上不得相事兩下不得相使

庭戒諸兒

教之持世者三家而已儒家本孔氏道家本老氏佛

家本浮屠氏吾世為儒今華吾體者衣冠也榮吾私

者官祿也謹吾履者禮法也睿吾識者詩書也入以

事親出以事君生以養死以葬莫非儒也由終日戴

天不知天之高終日蹠地不知地之重故天下蚩蚩

終無謝生於其本者德大而不可見也道家所尚清

淨柔弱聞齒以剛而缺不聞舌以柔而折以有為為

末無為為本故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賊莫大於德有

心心有眼吾有大患為吾有身生生者不生化化者

不化然其清淨可以治人柔弱可以治身若等服而

行之不害為儒也佛家自遠方流入中國其言荒茫

多大多所譬諭合群迷為真指生死為妄以太虛為

體其法曰欲言則差欲心則謬如一漚生一漚滅還入於海漚自妄見海無生滅無有也亦無無有亦無無無淡然無所得而止止亦不止也

治戒

吾歿後稱家之有亡以治喪歛用濯浣之鶴氅紗裘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慎無爲陰陽拘忌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吾之焄然助助有識者還於造物放之太虛可腐敗者合於黃墟下付無窮吾尚何患掘冢三丈小爲冢室劣取容棺及明器左置明水水二盞酒二缸右置米麪二奩朝服一稱私服一稱鞞履自副左刻吾誌右刻吾銘即掩壙惟簡惟儉無以金銅雜物置

冢中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可著數人故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以請謚有司不可受賙贈又不宜求巨公作誌及碑冢上樹五株栢墳高三尺石翁仲獸不得用蓋自標置者非千載永安計爾不得作道佛二家齋醮此吾生平所志若等不可違命作之違命作之是死吾也是以吾爲遂無知也喪之詣塋以繪布纏棺四翼引勿得作方相俑人陳列衣服器用累吾之儉吾生平語言無過人者慎無妄編綴作集

左誌

祁之爲名宋之爲氏學也則儒亦顯其仕行年六十有四孤操完履三封之南葬從先子

右銘

生非吾生死非吾死吾亦妄吾要明吾理
吾侍上講勸凡十七年 上頗記吾面目姓名然身
後不得妄丐恩澤爲無厭事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
孺兒未經任子此以諉莒國公莒公在若等不爲孤
矣孔子稱天下有至德要道謂之孝故自作經一篇
以教後人必到於善謂曰至莫不切於事謂曰要舉
一孝百行罔不該焉故吾以此教若等凡孝於親則
悌於長友於少慈於幼出於事君則爲忠於朋友則
爲信於事爲無不敬無不敬則庶乎成人矣若等兄
弟十四人雖有異母者但古人謂四海之內皆兄弟
况同父均氣乎詩稱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不可不念
也兄弟之不懷求合他人他人渠肯信哉縱陽合之
彼應背憎也若等視吾事莒公莒公友吾云何可以
爲法矣大抵人不可以無學至於章奏牋記隨宜爲
之天分自有所稟不可強也要得數百卷書在胸中
則不爲人所輕誚矣

宋景文公筆記下

右筆記三身以數本參訂粗少舛午景
文公議論攷據情切如此然前輩猶有
一二可疑如骨蔡字蓋槁字古作蔡棠
飾以骨故曰骨蔡後世吏文略去其又
蔡朶二聲相近故譌爲朶耳鮑照因武

盟而改爲昭非誤用也冉耕字伯牛而古犁字亦從牛則牛耕不始於漢矣移者今郁李也非開而反合者也酈道元水經註云薛瓚註漢書則謂臣瓚爲于瓚者非也集韻一書乃景文公與諸公撰定者去聲旣出朴字蒲侯切入聲又出朴字匹角切與樸同今謂朴無樸音何耶卯乃古鄉字又音壑今謂卯本柳字又何耶衍旣加點勘又以所聞於前輩者識其後寶慶二年四月初吉上虞李行謹書

善誘文序

丹穴老人吾家之長兄也僻好編集戒殺之文傳於世因戒而得善報者則編之因不戒而得惡報者則不敢編也雖然猶慮人不喜觀復以前賢警世格言渾殺乎其間聊欲誘人之一覩也或問之曰丹穴老人何苦如是 吾兄乃屈指笑而言曰予不願如楊寶得玉環予不願如宋郊奪魁選予不願如竇禹鈞有五枝芳予不願如黃兼濟登仙籍但願予在世蔬食菜羹不敢不飽飯蔬飲水樂在其中如斯而已盡乎天年旣沒之後願如壽師不見閻王徑歸淨土得幸西方聖人講論佛道且無輪迴之苦死喪之威豈不樂哉 吾兄喜得此理欲與世人共之俾弟鍊趣

刊版而印施之目曰善誘文噫觀 吾兄之所編則
善誘之意可知矣嘉定十四年辛巳歲重陽日弟鍊
再拜謹序

開卷有益
為善最樂

善誘文

丹穴 陳錄 編施

趙清獻公座右銘

依本分無煩惱

莫妄想常快樂

待則甚一任他

怎奈何休理會

知足勝持齋萬事隨緣何須特地

無求勝布施無求自安無求自安

懼法朝朝樂懼則常樂地則常樂

欺公日日驚欺則自驚欺則自驚

爭先徑路機關惡急於趨利

近後語言滋味長謙退甚佳

爽口味多須作疾偏勝之味

快心事過必為殃一時快意

得便宜處莫再去事過傷身

怕人知事莫萌心先察起意

盛喜中勿許人物不副所願

盛怒中勿答人簡既形紙筆

無心於事無事於心兩得解脫

聞諸惡言如風如響何須理會

人有不及可以情恕嗔心便息

非意相干可以理遣當一無事

良田萬頃日食二升皆飽之外

大厦千間夜卧八尺皆是餘地

說得一尺行得一寸損氣無益

但行好事莫問前程好事若行

人與物同

貪生畏死人與物同也愛戀親屬人與物同也當殺

戮而痛苦人與物同也所以不同者人有智物則無

智人能言物則不能言人之力強物之力則微弱人

以其無智不能自蔽其身以其不能言而不能告訴

以其力之微弱不能勝我因謂物之受生與我輕重

不等遂殺而食之凡一飲一食不得肉則不美至於

辨一食又不止殺一物也食鳩鴿雀者殺十餘命

方得一羹食蚌蛤蝦蜆者殺百餘命方得一羹又有

好美味求適意者則不止據現在之物順平常之理
殺而食之或驅役奴隸遠致異品或畜養雞魚大彘
擇肥而旋殺生蟹投糟欲其味入鞭魚造膾欲有經
紋聚炭燒蚌環火逼羊開腹取胎刺喉瀝血作計烹
煎巧意鬪飮食之既飽則揚揚自得少不如意則怒
罵庖者嗟乎染習成俗見聞久慣以爲飲食合當如
此而不以爲恠深思痛念良可驚懼縣令俞偉撰

超然居士六法圖

日用八如

無私如天地光明如日月靜重如須彌深廣如大海
無住如虛空隨順如流水榮辱如空華冤親如夢幻
守此八如一生事畢

自警八莫

心念莫妄想光陰莫閑過名利莫貪求嗔怒莫恣縱
見人莫妬忌世財莫常守強梁莫恃賴臨事莫害人
守此八莫一生安樂

作官十宜

百姓宜安刑罰宜省稅歛宜薄冤抑宜察追呼宜簡
判決宜審用度宜節興作宜謹燕會宜戒殺思患宜
豫防守此十宜治道盡矣

處世十當

習氣當除心行當息諸惡當斷衆善當行五慾當減
三業當淨盈滿當畏危難當救善事當成就爲人當
竭力守此十當生死無愧

對治十常

居富貴常憐窮困受快樂常恐災禍見在常生知足
未來常思戒懼冤結常求解免衣食常思來處起念
常教純正出語常思因果逆境常當順受動靜常付
無心守此十常更無煩惱

悲誓十願

願一切人安樂願一切人離苦願難行能行願難捨
能捨願難忍能忍願難信能信願除憎愛願無欺誑
願常滿人意願常依本分守此十願賢行必成

好生之德

天地以好生為德故羽毛鱗介無一不遂其性諸佛
以慈悲為念故蠢動含靈無一不適其情此無他只
是存心廣大一切眾生皆吾愛子一切血屬皆吾性
命則放生詎可緩耶世人當知戒殺止足以解物之
冤若能放生不唯與物為恩又集無窮之福今人處
世豈無所願子孫則欲其昌榮名利則欲其超勝以
至學道學佛必欲善行圓滿早成正覺余見世人皇
皇百計求是數者無一如意曾未知放生因果其效
甚速不觀古人已驗之事難發好生慈悲之心漢楊
寶救一黃雀報以玉環令生清白子孫其後震秉賜
彪四世三公觀前人子孫昌榮如此則凡為子孫計
者可不以放生為急乎宋苕公戲編竹橋以度群蟻
遂魁天下福祿壽考當世無比觀前人名利超勝如
此則凡為名利計者可不以放生為急乎孫真人解

衣贖蛇得水府活人之方遂登仙籍壽禪師盜錢放生恬不畏死遂爲大善知識則道佛之獲報應又如何耶且放生之門非止一端或舉於四月八日供佛之時或施於慶誕日祝壽之際或遇本命或因疾病或過門而憐其無辜或出路而見其可憫皆因果也會稽丁銳撰

司馬溫公訓儉

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與其奢也寧儉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爲美德今人以儉相耻病嘻異哉昔張文節知白爲相自奉養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受俸不少而自奉如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且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衣錦玉食何患其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嗚呼賢者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從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 丹穴老人

曰知溫公之訓儉又當知其所以儉儉之中禮人皆
悅服儉不中禮人皆鄙之故處已以儉謂之德待人
以儉謂之鄙予恐世人守溫公之訓馴致於鄙吝慳
嗇也故云爾

求登科第

許叔微敬事白衣觀音求登科第夜夢觀音謂之曰
汝前生無恩德及人如欲登第能以藥餌濟惠世人
必獲福報叔微敬信其言將及二載復夢觀音以偈
贈之曰藥有陰功陳樓間處殿上呼臚喝六得五其
後以張九成榜中得第六名以太學恩例陞第五名
而第四名乃陳祖言第六名乃樓才是應陳樓之間
處其名也

衆生愛戀性命

經云一切畏刀杖無不愛壽命故王克殺羊羊奔客
而拜訴鄒文立殺鹿鹿跪而流淚驚禽投案請命於
魏君窮獸入廬求生於區氏近者沈遇內翰通判江
寧府時廚中殺羊屢失其刀窺之乃見羊銜刀而藏
之牆下周豫學士嘗煮鱸見有鞠身向上而以首尾
就湯者剖之見腹中有子乃知鞠身避湯者以愛子
之故楊傑提刑遊明州育王山因晝卧夢有婦女十
數人執紙若有所訴密遣人往視行廚果得蛤蜊十
數枚訖者乃蛤蜊求生也有生愛戀其情如此當其
被擒執時前見刀杖乞生無由旁見親聚欲戀不得
抱苦就終銜悲向盡既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

徹入骨髓當此之時彼心如何今人或爲湯火所傷或爲針刀誤傷手足痛已難忍必號叫求救至暫時頭昏腹痛或小可疾病便須呼醫買藥百端治療於我自身愛惜如此至於殺物則恣意屠宰不生憐憫未論佛法明有戒勸未論天理明有報應若不仁不恕惟知愛身不知愛物亦非君子長者之所當爲也諦觀物情當念衆生不可不戒不可不戒知縣俞偉撰

范文正公義田記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群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二緜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者錢二十千再嫁者錢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出給其所聚需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之未逮者二十年既而西帥以至於叅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終其志公既沒後世子孫至今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既沒之日身無以爲歛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貧活族之人遺其子而已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鄙功名滿天下

其必有良吏者書之予可無書也獨書其義田以警於世云公諱仲淹字希文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晉陵錢公輔記

慮傷蟄蟲冬不修葺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屋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丹穴老人曰國朝名將未免殺戮余心嘗不爲恠以謂軫戒殺放生之心至大至廣者非斯人而何剿其寇使生民可以保其命此戒殺之大者也撫其境使生民可以安其居此放生之廣者也觀余所編施之

文乃戒殺放生之小者誠有愧焉得非所謂窮則獨善其身之意歟

張氏子

張氏子年十五歲嘗持鮮魚一籃就溪邊破之魚撥刺不已刀誤傷指痛殊甚忽念言曰我傷一指痛如是而群魚刮鱗剔腮剖腹斷尾其痛可知特不能言耳盡放魚於溪中而歸自後更不復殺一物

撥刺上音鉢下音辭魚掉尾聲

竇諫議陰德記

竇禹鈞范陽人生五子儀儼侃 儻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爲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儻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儻起居郎初禹鈞家豐厚年三十無子夜

夢祖考謂曰爾早修行緣爾無子又壽不永禹鈞唯諾禹鈞爲人素長者先有家僮盜用房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即焚其券以其女囑妻曰善撫養之旣笄復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歸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圖禹鈞像晨興祝壽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舉公爲出錢葬之因公而葬者凡二十七喪孤遺女貧不能嫁者公爲出錢嫁之由公而嫁者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雖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興販由公活者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公舉者不可勝數公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惟儉素器無金玉之飭室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供湏者公咸爲出之無問識不識有志爲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由公之門登貴仕者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及公之亡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遺德公之祖考旣夢以告無子壽促後十年復夢告之曰汝三十年前實無子且壽促我嘗告汝今汝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特延壽三紀賜五子各榮顯仍以福壽而終後當留洞天充真人位言訖復謂曰陰陽之理大抵不易善惡之應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生天網

恢恢踈而不漏此無疑也公愈積陰功年八十二別親戚談笑而盡世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仲淹祖與之爲故人實書其事于策以示子孫惜乎不傳于天下故錄以示好善者庶見陰陽報應之理使惡者知所戒焉馮瀛王道贈公詩云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叅政范仲淹記

活蟻魁天下

二宋少時同在黌舍有胡僧相之曰小宋他日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年胡僧復至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陰德文見於面如活數百萬人命者大宋笑曰寒儒豈能活人命僧曰不然蠢動之物皆命也大宋沉吟久之曰旬日前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侵群蟻繚繞穴旁吾戲編竹橋以渡之僧曰是也小宋今年歲當首捷然公不出小宋之下比唱第小宋果中魁選章憲太后臨朝謂弟不可先兄乃以大宋郊爲第一小宋郊爲第十

黃承事儲穀濟人

尚書張詠守成都嘗夜夢詣府真君繼請到西門黃承事真君降階接之其禮甚恭揖張尚書坐承事之下夢覺莫知所謂明日問左右西門有黃承事否左右云有召之戒令具常服來既至果如夢中所見者即以所夢告之問平生有何陰德真君禮遇如此又坐吾上再三叩之不獲已承事云別無他長惟每歲收成之時隨意出錢收糴米糧候至來年新

陳末接之際糶與細民價例不增升斗如故尚書嘆曰此宜居我之上也使兩吏掖之而拜世傳紫府真君主天下神仙籍如張尚書黃承事亦皆在籍中而黃承事又居其上其子孫青紫不絕非賑濟陰德之大者所致然耶黃承事諱兼濟

直疑自古無君子

夫禽獸之與人也何異焉有巢穴之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生死之情烏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蜂有君禮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熟究其道萬物之中五常百行無所不有也而教之爲網罟使之務畋漁且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奪其親愛非義也以斯爲享非禮也教民殘暴非智也使萬物懷疑非信也夫羶臭之慾不止殺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必狀我爲貪狼之與封豕鱗介雖無知必名我爲長鯨之與巨虺胡能自安焉得不吁直疑自古無君子宋齊丘撰丹穴老人曰齊丘之矯言類乎佛老余喜其戒殺故有取爾古者穴居野處茹毛飲血后稷教民播種烝民乃粒其好生之德與夫勝殘去殺之功自亘古以來未有大於此者也今齊丘議不及此而直疑自古無君子惜哉

修爲果報

儒家言施報佛家言布施果報其實一也佛言欲得穀食當勤耕種欲得智慧當勤學問欲得長壽當勤戒殺欲得富貴當勤布施布施有四一曰財施二曰

法施三曰無畏施四曰心施財施者以財惠人法施者以善道教人無畏施者謂人及衆生當恐懼時吾安慰之使無畏或教以脫離恐懼使無畏心施者深雖不能濟物常存濟物之心佛以孝養父母亦爲布施是凡施於外者皆爲布施故爲下而忠難事上爲長而仁慈安衆爲師而謹於教導爲友而誠於琢磨一言一話之間必期有益一動一止之際必欲無傷種種方便利物勿使有所損害皆布施也所爲如此存心又如此後世豈得不獲富貴之報古語云人人知道有來年家家盡種來年穀人人知道有來生何不修取來生福是今生所受之福乃前世所修者猶今歲所食之穀乃前歲所種者人不能朝種穀而暮食猶不能旋修福而即受所以穀必半歲福必隔世也孔子謂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皆布施之謂曾子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老子云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皆果報之謂是儒道二教皆言施報但不言隔世爾佛以此身爲報身爲報我前世所爲故生此身所以貧富貴賤榮枯壽夭種種不同則前世所爲不同亦可知矣龍舒王日休撰

壽禪師放生得壽

禪師名延壽丹陽人初爲餘杭縣衙吏虧欠庫中錢幾半有司鞫之止是買放生用過不意虧耗遽如許也其罪當死臨刑顏色愉愉顧謂獄吏曰我在世放活萬萬生命今死去徑歸西方豈不樂哉錢王聞而

奇之亟釋其罪遂爲僧夜夢觀音以甘露灌其口慧
性日明著萬善同歸集數百卷住持雪竇永明壽至
九十八歲合掌坐化而終瘞于塔下有僧每日遶塔
禮拜人問其故答曰我撫州僧也因病至陰府命未
盡放還見殿角有僧畫像一軸閻王自來頂禮余問
之王吏云此杭州永明寺壽禪師也凡人死者皆經
此處唯壽禪師不經此處已在西方極樂世界上品
上生王敬其人圖畫於此供養以此見好放生者徑
生西方又爲陰府所重也如此 丹穴老人曰禪師
好放生而自名曰延壽其後果得壽終生於淨土且
無輪迴死喪之苦其得壽可知矣古人言有志者事
竟成壽師得之矣

省心雜言

聞善言則拜告有過則喜有聖賢氣象○和以處衆
寬以接下恕以待人君子人也○誠無悔恕無怨和
無仇忍無辱○以責人之心責已則寡過以恕已之
心恕人則全交○寡言省謗寡慾保身○多言獲利
不如默而無害○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
孫者亡以謙接物者強以善自衛者良○爲子孫作
富貴計者十敗其九爲人作善方便者其後受惠○
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庶幾
爲君子○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省非○屈已者
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結怨於人謂之種禍捨善
不爲謂之自賊○孝於親則子孝欽於人則衆欽○

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食能止饑飲能止渴畏能止禍足能止貪○知足則樂務貪則憂○為政之要曰公與清成家之道曰儉與勤○不自重者耶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吉凶悔吝非天無有不由已者○張飽帆於大江驟駿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嗤樂莫大焉敷文李士舉撰

五戒之首

佛言五戒以殺戒為首佛言十業以殺業為首楞伽經云若一切人不食肉者亦無有人殺害眾生由人食凶故屠者殺以販賣若能悉捨不食是真修行堪受一切人天供養若於食肉未能盡斷願且以漸次

方便除去殺心或者不食四等肉一者曾見殺則不食二者曾聞殺則不食三者人專為我殺則不食四者畜家所自殺則不食如是而戒既不廢常食且於眾生無殺害意至於蚤蟲蚊蚋形雖微小其遭殺受痛亦與牛羊一等勿謂微小便輕殺之至於蛇蝮蜂蝎偶然現前未曾傷人勿謂螫毒便輕殺之至於籠養飛鳥繫閉走獸為其音聲形狀可以悅吾耳目為我玩樂令彼憂愁又何不仁也若放之山林使得自在何異罪囚得脫牢獄今日自戒矣遂生慈心慈心既堅當世世無殺物之意一身自戒則一家必不殺一家不殺則一鄉必漸效之其為功利不可稱量佛語無虛理又明白仁人君子幸垂聽而無忽也縣令俞

偉撰

受用隨分說

佛言受即是空受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
列數味放筋即空出多騶從既到即空終日遊觀既
歸即空又如為善事既畢其勤勞即空而善業具在
為惡事既畢其快意即空而惡業具在若深悟此理
則食可菲薄無過用殺害之冤債出可隨分無勞心
苦人之煩惱遊觀可息無放蕩廢事之愆尤善可勉
為無懈怠因循之失惡可力戒無恣縱怨讎之罪余
喜得此理願欲與人共之龍舒王日休撰

仁壽必鑑

大藏經云人不殺得長命報如愛護物命及放生施

食皆得長壽○神農之書曰凡禽鳥飛投於人其口
體內必有物中傷當處
害而放之大獲吉利必
享高年○仙經云人能
主起不殺心一切眾生見
之不生恐怖○老人云小兒嬉戲殺蝶蟻蠅蟲之類
宜禁之非唯傷生亦熾其殺心長大不知仁恕○里
諺云畜雞害物命甚眾日食活蟲五百主分半罪此
說雖鄙俗然亦誠殺之一端也○老人云凡人於行
住坐卧之間見一切眾生投身死地如蛾赴燭如蟲
墮網如鳥雀被傷如螻蟻被踏之類方便救護使獲
生全此皆福壽長者之所當為也○蘇東坡云余少
不喜殺生然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蟹
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非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

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皆放之江中雖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覲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廚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今日從者買一鯉長尺有咫雖困尚能微動乃置水瓮中須其死食生即放之

東平爲善

後漢東平憲王蒼顯宗母弟也上問處家何等最樂對曰爲善最樂及薨肅宗東巡幸其宮追感謂其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肅宗大慟

司馬稱好

後漢司馬徽不談人短與人語美惡皆言好有人問徽安否答曰好有人自陳子死答曰大好妻責曰人以君有德故相告何聞人子死便言好徽曰吾妻之言亦大好

楊寶黃雀

後漢楊寶華陰人年七歲因行至華山見一黃雀被傷墜地爲螻蟻所困寶見而怜之因收於巾箱中採黃花藥飼之經旬日瘡愈旦去暮來忽一朝變爲黃衣年少見寶下拜持玉環一雙贈之曰俾爾壽年九十三而終俾爾子孫四世爲三公寶生震明帝時爲太尉震生秉和帝時爲太尉秉生賜安帝時爲司徒賜生彪靈帝時爲司空丹穴老人曰好戲作罪世俗以爲大戒又豈知七歲小兒能好戲作善者乎其

後子孫蒙福壽報如此其大且久也異哉

天買放生

乾道年間海陵有販人載鱣魚數船欲往彼處貨之
既至將艤岸俄有黑雲蔽船雷霆大震船中鱣魚皆
羽化其販人覺腰間甚重解衣視之得黃金三十兩
時人謂天買放生蓋鱣魚有鑊湯之苦就死大酷故
天特捐金救之

李舟語

唐御史李舟曰使釋迦生中國設教當如周孔使周
孔生西方設教當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生
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君子贏得爲君子小人枉
了爲小人

毛寶白龜

晉毛寶時年十二歲戲行於江口見漁人釣一白龜
寶以錢贖之放之江中後二十餘年寶守邾城與石
虎將軍交戰戰敗投江脚如踏石渡寶至岸回首視
之乃昔時所放白龜也長四尺餘迴至中流猶反顧
有不忍捨去之意

子瞻以已諭雞

蘇子瞻在元豐間赴詔下獄囑其長子邁送食惟菜
與肉設有不測當送以魚以此爲候邁謹守踰月後
委親戚代送誤以犯鮓送之子瞻大駭憂不免於死
乃就獄中作二詩有鳧飛湯火命如雞之句 神宗
聞而憐之事從寬釋既而南行子瞻猶有慊意乃以

阿彌陀佛一軸隨行人問其故答曰此余投西方見佛公據也及赦罪放免還家每見庖廚有活物即令人放之嘗有言曰吾得罪處囹圄何異雞鴨之在庖廚我今豈忍復殺彼之生命耶丹穴老人曰楊子言狴犴使人多禮又豈知囹圄使人戒殺乎以東坡之大才一旦遇難輒以已諭雞自後軫戒殺之念彌篤況我等無才之人未及於難遽然有戒殺之念與豈不善哉

狴犴牢獄也上邊迷切下音岸

東坡放生

蘇東坡自謂竄逐海上去死地稍近心頗憂之願學壽禪師放生以證善果敬以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盡買放生以薦父母冥福其丁邁在東坡之

側見所買放生盈軒蔽地或掉尾乞命或悚翅哀鳴邁憐悲其意亟請放之旁有侍妾名朝雲見邁衣衿有煨動視之乃蝨也妾遽以指爪隕其命東坡訓之曰聖人言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我今遠取諸物以放之汝今近取諸身以殺之耶妾曰柰齧我何東坡曰是汝氣體感召而生者不可罪彼要當拾而放之可也今人殺害禽魚之命是豈禽魚齧人耶妾大悟自後罕茹腥物多食蔬菜而已東坡舅氏諭之曰心卽是佛不在斷肉東坡曰不可作如是言小人女子難感易流幸其作如是相有何不可

蝨音款也

黃魯直謂子瞻語

黃魯直謂子瞻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其適到市橋

見生鶩繫足在地鳴叫不已得非哀祈於我耶子瞻曰某昨日買十鳩中有四活卽放之餘者幸作一杯羹今日吾家常膳買魚數斤以水養之活者放而救渠命殪者烹而悅我口雖腥羶之慾未能盡斷且一時從權爾魯直曰吾兄從權之說善哉魯直因作頌曰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須莫教閻老到自揣看何如子瞻聞斯語愀然嘆曰我猶未免食肉安知不逃閻老之責乎

愀七切變色也

善誘文終

木石居士跋

丹穴老人授余善誘文一卷喜不自勝翫味無已嘗恠乎童稚見果餌則喜見書卷則惡又恠乎羝羊見草則悅見豹則戰今之不樂爲善者有如童稚之惡書卷也一旦見閻王又如羊之畏豹也可不懼哉吾儕在今日要當窒嗜慾之好節規利之私則善在其中矣東坡嘗以爲善悟空之語告魯直其言曰雞鳴起爲善蝶化夢歸空孟子言爲善必與爲利並稱以垂誠東坡言爲善乃與歸空聯句以自警未必孳孳爲善東坡猶以爲空耳況敢爲利爲惡乎願假軻軾之言警乎世少助丹穴編施之萬一也木石居士虞舜徒跋

國



